

课堂枪声

(儿童小说集)





儿童小说集



课堂枪声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课 堂 枪 声

卢芳文等著

蔡 超绘图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23印张5 字数70,000字

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 23 定价: 0.31元

目 次

黑牯.....	万长枰(1)
课堂枪声.....	卢芳文(15)
一棵小枫杨树.....	崔雁荡(45)
小雪.....	徐蕃秀(62)
梅花桥下.....	巫 猛(83)
放鸭.....	俞 意(107)

封面设计、插图 蔡 超



黑 牯

万长枏

我的写字台的玻璃板下，压着一张小小的画页。画页上画的是几个骑牛的孩子，手里捧着小学课本，乐悠悠地朝着一块靠河的草洲走去。每当我看到这画页，便会怀念起一群水乡的孩子，其中一个，就是画这画的黑牯。

去年夏天，文教局派我到蛟河公社杨柳生产队去写个开门办学的调查报告。据了解，文化大革命以后，那里有个小学办得很好，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。我先打了个电话到大队，真不巧，接电话的同志说，那个学校只有一位姓方的老师，前几天因病到城里住院去了。怎么办？我请示领导，领导同志对我说：“你干脆到那里去蹲个时期，还可帮老师代一代课，多接触些实际，这对写好调查报告是个有利条件。”我一想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就乐意接受了。这个生产队，紧靠鄱阳湖畔，

是个水乡。当天下午，我搭上生产队一只装运农药的小船便动身了。

划过几条弯弯曲曲的小河，穿过丛丛芦苇，小船进入了那条清亮清亮的蛟河。河两岸，长着许多杨柳。驾船的生产队长水旺大叔告诉我，这个生产队就是因杨柳多而得名的。

小船快进村的时候，我看见一棵柳树下面，坐着五六个放牛的孩子，一个个晒得油黑发亮，背上水渍斑斑，看样子都是刚从河里爬上来的。他们看见了小船，都高兴地喊叫起来：“嗨，水旺大叔回来啦！”其中一个矮敦敦黑搭搭的小孩一眼瞥见我，指着小船笑咧咧地说：“咦，还来了一位工作同志哩！”

水旺大叔说：“黑牯，你猜对啦，嘿，这位同志还要给你们方老师代课哩。”

“新老师？”孩子们不知道是好奇还是高兴，立刻“扑通扑通”一齐跳到河里来了。

他们象一群活泼的小鱼，在水里浮上钻下，好不快活。那个叫黑牯的，一个猛子钻到了小船边沿。他一手搭着船，一手抹着脸上的水珠子，活象一只水鸭子。

水旺大叔向黑牯丢了个眼色，说：

“在新来的同志面前，可要放斯文点啊。”

黑牯不好意思地望了我一眼，又转到小船背后，脚蹬

清水，手推船尾，嘴里吐着水泡泡说：“我送你们一阵吧。”

我看着这些水乡的孩子实在可爱，就扭过头去问黑牯：“小朋友，你几岁啦？”

黑牯手一松离开了船，边踩水边伸出一双手，张着手指，眨眨眼睛说：

“罗，两只手加上两只眼睛。”

我会意地笑了：“啊，十二岁啦！”

黑牯神气地点了点头。

“读过书没有？”我关心地问。

“当然读过。”黑牯甜滋滋地回答。接着，头往水里一钻，不见了。

小船快靠岸了，我站起来朝堤岸深情地望去，这时，孩子们已经爬上大堤，有几个还光着屁股站在那里高兴地喊叫：

“老师好！老一师一好！”

只有那个黑牯还在河里仰浮着。他把肚皮露在水面上，两只脚不停地蹬着水，河里溅起很多白色的圆圈，渐渐扩大，渐渐扩大。

我从水旺大叔嘴里知道，过去这里也办过学校，不过因为当时的办学路线不对头，办了几次都没办下去。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，才真正把学校办起来了。学生越来越多，群众要求把这所小学再向前发展一步，把

附近几个小村的孩子们都吸收到学校里来。

这天晚上，我们在生产队的院子里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，要大家谈一谈这几年办学的成绩，同时也征求一下今后办学的意见。到会的人很多。妇女们有的坐在自己带的小凳上编竹篮，黄灿灿的细竹丝在怀里又蹦又跳；有的在纳鞋底，麻线扯得唰唰响。男人们有的在抽烟，有的在谈笑。孩子们在人群里钻进钻出，更加快活。大家等我把来意说完，就议论开了：

“这几年，我们这个学校算是办对路了，这全靠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引啊！”

“我们这地方三河六汉的，还有些年纪较小的孩子上学不方便，怎么办？”

我听了，便站起来说：“以前办学只是学生跟着老师转，现在我们是开门办学，除读书之外，还要让学生学习社会。在办学方法上可以因地制宜，老师也可以跟着学生去上课，那样，孩子们就用不着过河淌水啦！”

“这就好上加好啦。”

“现在孩子们又读书，又劳动，硬是对路！”

“……”

正当大家谈得热热闹闹的时候，忽然从人群后面冲出一个孩子来，我一看，就是黑牯。他两手叉腰，得意地望了我一眼，说：

“要读书，过点水怕什么！依我看，到了年龄的孩子都要读！”

黑牯的话刚落音，冷不防一个中年妇女伸出一只正衲着的鞋底在他头上“笃”地敲了一下，嘴里骂道：“都要读？别人的事你包得了？多嘴！”

黑牯用手摸了摸头，憨笑着。

看来，贫下中农对子女上学的事都很关心，今后上学的孩子们会越来越多。散会后，我和水旺大叔进屋去商量扩大学校的事。我们屁股刚落凳，忽然，大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撞开了。我抬头一看，灯光下，三个孩子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，打头的正是黑牯。

“这么晚还不回去，有事吗？”水旺大叔问。

一个孩子对黑牯说：“是你先提的，你说罗！”

“好，就让我来说！”黑牯把胸一拍，“我们想问问老师，学生一多，到哪里上课呀？”

我说：“我们正在商量这个问题哩。”

原来这里的校舍是拿一个破庙改的，但那里早已挤满了。

黑牯两眼忽闪忽闪的，他要说的话，好象还没有说完。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我们公社早已办起了碾米厂，原先的那个石碾棚子正空着，我们就拿它做教室吧！”

教育革命

教育革命

教育革命

教育革命

教育革命

教育革命

教育革命

教育革命

教育革命

教育革命

教育革命

教育革命

教育革命



水旺大叔在凳脚上搥了搥烟兜，点点头说：“我正想跟老师谈这事哩！好，我们想到一起了。这碾棚虽然有的地方破了，我看只要修理一下也行。”

我想，现在这个小学一则不分班，二则为了便利孩子们学习和劳动，上课的地方也不必固定一处，因此满口赞成。

黑牯和他的小伙伴可乐啦，他们拉着手，蹦跳着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一天亮，我便和水旺大叔去看那个碾米棚，准备动工修理，一到那里，嗨，只见一大群小孩子早已聚在一起。他们有的扛着铁锹，有的挑着土箕，唧唧喳喳地在说什么。这时，黑牯双脚一跳，站在石墩上，两手叉腰，亮着嗓门说：“我们的学校马上就要增加新教室，”他用手指了指旁边的碾米棚，“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修补好，好让新来的同学在这里上课，大家快动手吧！”

“好啊！”孩子们一窝蜂散开了，立即依照各人的分工干了起来。

我和水旺大叔看了，都很兴奋。水旺大叔高兴地说：“这准是黑牯出的主意！”

黑牯听了，上前对我们说：“这是我们大伙昨天晚上商量好的，我们还要开展比赛哩！”



孩子们的劲头很大，一阵工夫，就把糊墙填地用的泥土挑足了。这时，负责评比的毛仔，清点起大家挑土的担数来。

一个叫腊生的孩子抢先说：“我十五。”

另一个接着说：“我十三。”

大家都一个接一个报下去。黑牯最后向毛仔报告说：“我只挑了十担。”

毛仔把大家的劳动成绩统计以后，就竖起大拇指朝腊生夸奖地说：“头名归你啦！”

毛仔的话刚说完，一个年岁最小的孩子立刻跳起来说：“不对，头名该归黑牯！”

我原来也想，黑牯在这群孩子中是干得最卖力的，头名大概会是他的吧，不想结果却不是这样，心里正有点疑惑，现在听这小孩子一说，我料定其中必有原因，便问道：“你说头名归黑牯，有什么理由？”



那孩子指着那条小小的泥路说：“你看，我们挑泥过的那条路窄，黑牯总是让别人先走哩！”

一个叫荷香的女孩子也马上补充说：“黑牯还帮我们女孩子装了好多土哩！”

这一说，大家都明白了。腊生也赶忙上前拉住黑牯的手说：“对，这个头名归你才合适！”

我说：“腊生说得好，大家都应该学习黑牯那种先人后己，团结互助的精神。”

这样一来，孩子们的劲头更大了，不久，地填平了，墙壁也粉刷得雪白雪白。我拿了一张毛主席像贴在白墙的中间，旁边贴上

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八个大字，然后问大家：“这课堂好不好？”

孩子们都拍手回答：“好！这课堂顶呱呱！”

新来上学的孩子很快就上了课。黑牯做事很动脑筋，学习也很用功。有一次，我正和水旺大叔研究工作，忽然见黑牯拉着腊生跑来说：“老师，我们开门办学，也要自己动手，不要花队里的钱，也不要花家里的钱。我们想邀大家车个水塘捉鱼，这样，我们买书，买纸张笔墨的钱也就有了。”

我听了，心里感到一阵高兴，就转脸向水旺大叔说：“孩子们想得好周全呀，队长，你说行吗？”

水旺大叔满口答应说：“那好嘛！我们这里的水塘、港汊都有鱼，让他们把队里的水车搬去就行了。”

黑牯听这一说，一蹦老高，口里说：“马上就动手！”接着，便和腊生跑出去了。许多孩子也紧紧跟在他们背后，就象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。

我和水旺大叔谈完工作，便准备到办公室去给孩子们改作业本，一出门，迎面碰见腊生手上挽着一只大篮默默地走着。我连忙问他：“腊生，你去做什么？”

腊生抬头望了我一眼，没有精神地说：“妈说，要我去打猪草，以后也不让我来上课了。”说完，便慢慢地走了。

我心里很是纳闷，便转身向腊生家走去，走着走着，忽然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孩子们嚷闹声。我走上去一看，只见一个小水塘旁边放着几架水车，黑牯和

几个孩子在车上死劲地踏着。塘里的水快干了，有几处还现出了黑糊糊的塘泥。孩子们就要开始捉鱼了。这时，有条鱼露着背在一个水洼里活动，一个小女孩急忙跳上前，双手扒下去，想抓住鱼尾，谁知那鱼“啪”地一下就滑走了，小女孩一时慌了手脚，急得直叫：“呀！鱼，好大的鱼……”

黑牯闻声跑了过来。他又着腰，站在旁边看了一阵，然后不慌不忙地用塘泥把水洼拦腰截断，鱼的活动范围一下被缩小了，接着，又叫小女孩跟他一同庖水。鱼背立刻露出来了。黑牯挥着小手对小女孩说：“现在，你自己动手吧！”

小女孩看准了鱼，准备双手按捺下去，黑牯又赶紧补充一句说：“要对准鱼头，用手指插进腮去！”说完，又跳到别处去了。

小女孩照着黑牯的吩咐去做，果然，只见一条鱼甩了几下尾巴，乖乖地被捉上来了。小女孩用手摸了摸那滑溜溜的鱼背，快活地说：“鱼呀鱼，这下你总叫俘虏了吧！”

看着这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们，我又想起了腊生，我想，他若是在这里，也该会多快活啊！在塘边呆了一阵，我便上腊生家去了。

原来，腊生的父亲早就死了，家里全靠他妈妈一个人

操劳。腊生虽然年纪还小，可是身子长得结结实实，除了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外。平时在家里，种菜，割猪草，样样行。腊生没有上学，家里的事有人帮着做，他一上学，家里也免不了带来一些困难。碰巧，这天他家里打猪草，而腊生硬要去捉鱼，他母亲见孩子读书后，家里有所不便，便产生了要让孩子停学的念头。

——我了解了腊生上学的实际困难以后，就对腊生妈解释说：“我们今天办小学，就是为了方便孩子们读书和劳动，要是腊生不能定时上学，单个儿教他也可以。”

腊生的妈妈听了，先是惊讶，后来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以后我们还可以帮腊生做事，让他能安心读书。”这时，黑牯边说话边走进来了。我转脸一看，只见黑牯身上湿漉漉的，手里提着一篮猪草，他的后面站着腊生，身上也是湿漉漉的，手里同样提着一篮猪草。

“妈妈，这是黑牯和同学们一起帮我打回来的。”

腊生笑嘻嘻地说。

“怎么？大家帮你打了这么多猪草！”腊生妈惊喜地说，“黑牯，这可要谢谢你啦！”

“莫谢我，大家今天看到腊生没去捉鱼，捉完了鱼后，就去找到了他。听说你今后不让他去上课了，大家都发发愁哩！婶婶，我们决定啦，以后天天派人帮助腊生做点事，你就让他继续读吧！”黑牯有板有眼地说。

腊生妈为孩子们的这种精神感动了，她激动地说：“好，好，今天的学校硬是为我们社员办的，腊生以后读书是没有问题了。”

从这以后，黑牯在我脑里的印象越来越深刻了。他为办好学校也想过不少好办法。记得夏收快要开始的时候，到学校来请假的孩子越来越多。年纪大点的说，收割任务紧，要帮队里割禾去。女孩子们说，爸爸要割禾，妈妈要打禾，自己要带弟弟妹妹。我对孩子们说：

“反正我们是农闲多学，农忙少学，就干脆放农忙假吧！”

孩子们听说放农忙假不上课，似乎又有点意见，有的说：“白天没工夫，就改到晚上学吧！”

我说：“那不行呀，白天累了，晚上也该休息休息。”

这时，黑牯说：“要是能来个生产和学习两不误，才好哩！我提一个办法，不知行不行？”

我马上鼓励他说：“你就说给大家听听吧！”

黑牯慢吞吞地说：“各人先说一说，看看谁要割禾？谁要放牛？谁要带弟妹？”

一个孩子问：“这有什么用呢？”

黑牯还是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弄清了谁要干什么，就可以把字送过去。”他做了个手势，“比如说，割禾的，可以把字送到田头；放牛的可以把字送到草洲；带